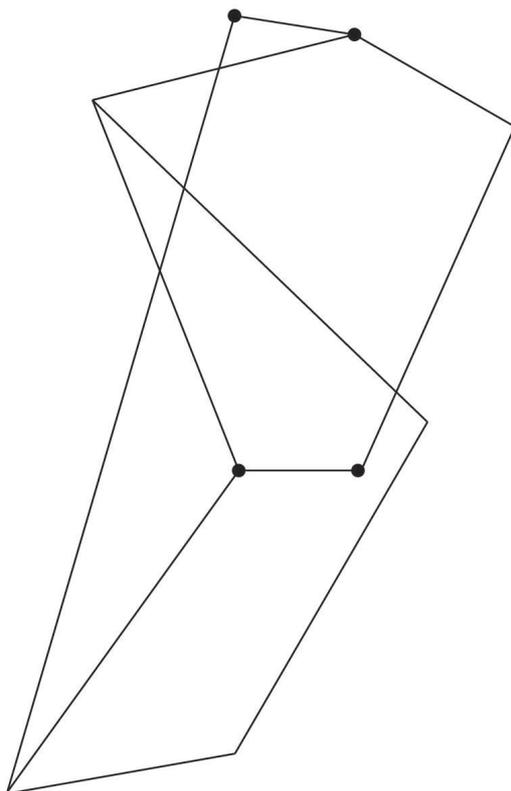


福品 旅店

劇場演出

山東野表演坊
X 福品旅店

旅館，
是遠方的家



推開門，
彼邊有另一個世界

花蓮在地劇團《山東野表演坊》，以「參與式劇場」(participatory theatre) 為主軸概念，接連參與2014年《夜市劇場》(原型樂園製作，自強夜市演出)、2015年《夜遊》(山東野表演坊及公園好朋友製作，溝仔尾巷弄演出)，不僅全國性大眾媒體廣泛地報導，其中《夜遊》亦獲得台新藝術獎的季提名。更令人開心的是，這些演出以劇場互助合作之特質攪動鄰里，帶動了居民、店家以及里長。縱使片刻的相處，仍有後續無盡的交流，對於所有參與者而言，皆是深刻的回憶。於是，在這些來自各界正面積極的回應及鼓勵下，山東野表演坊召集各地創作者及在地業者居民，再次攜手創作《福品旅店》。

製作人 | 秦嘉嫻

導演 | 曾恕涵

表演者 | 安原良、吳政樺、邱培蓮、張麗華、黃瑋傑、黃毓淳、賴舒勤、神秘嘉賓

行政統籌 | 黃文瀚

宣傳顧問 | 朱家琳

排練助理 | 潘姿彤、林敬耘

宣傳行銷 | 溫孟軒、古珮辰

財務票務 | 李沛潔

志工統籌 | 洪宥筠

影像攝影 | 王賓國、呂心容

平面設計 | 陳韋伶

網站設計 | 莊奶瓶

影像設計 | 高穆凡

贊助 |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主辦 | 山東野表演坊 

合作 | 福品旅店

協力 |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福品旅店》劇場演出，

我們將以「旅館是遠方的家」為發想酵母，「孤獨」為主題，並以互動式劇場的形式，訴說旅人在《福品旅店》的休憩、密談、爭執、期待與記憶。

旅館是臨時的住所，這個臨時的「家」，具備了所有拋棄式的生活備品，以及共用的傢俱。對於房間主人而言，拋棄式的生活備品，同樣的也反映房間主人與「家」的距離。而對於旅館房間而言，無論如何任意丟棄或是多少人住過這裡，到了隔天退房後，彷彿不留痕跡，時間像是重新倒轉回原點，房間一如往昔等待下位客人到來。

這是一種魔幻，同一空間，卻有千萬種生活在此發生。在同一時間後，又一切消失。這樣的魔幻，如同劇場一夜成形又消失。

而在真實旅館中演出，彷彿進入了劇場中的劇場，也像是故事中的故事。

《福品旅店》將讓旅館的歷史、房間的故事、以及舞台的劇情相互交織，讓觀眾在觀戲時，與演出本身形成微妙的辯證，也凝結出虛實交會的魔幻時刻。



為了

福品旅店劇場演出，

山東野表演坊及行政團隊在花蓮建立了頗為有趣的製作模式，

不僅規劃演出，塑造故事及排練角色，

同時在這過程中，藉由無止境探尋空間歷史，

平常未得見的房務或經理或各自的故事，

一個又一個地被挖掘出來，

也擴展劇場演出的廣度和深度。

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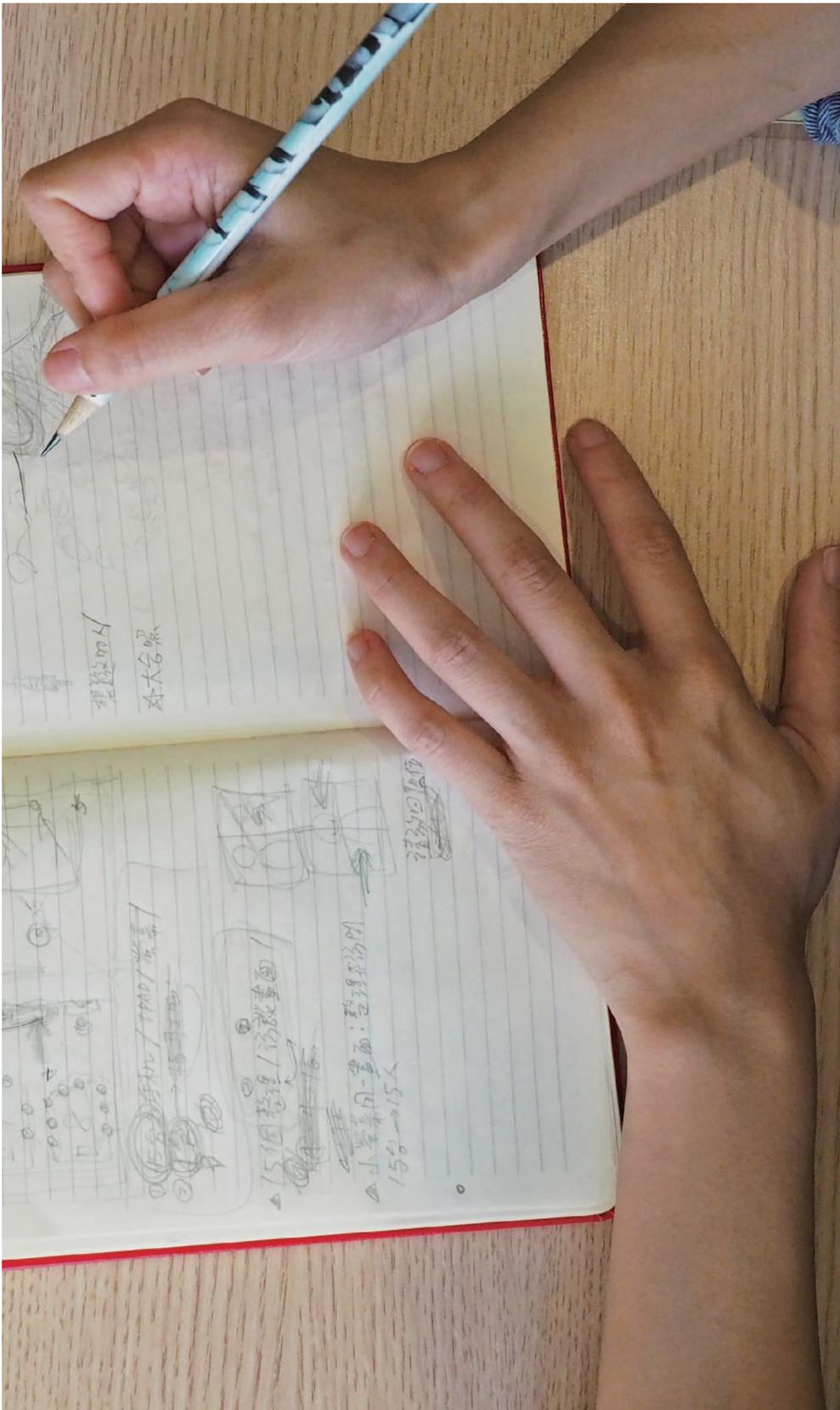
獻給各位歷時多日、奔波多地，

在各種空隙中相約經理房務、行政團隊、山東野團長們，

而完成的對談大特集。

越過山脈的對談

／山東野表演坊的恕涵與文瀚／



曾恕涵

《福品旅店》劇場演出導演

現任山東野表演坊團長

於山東野表演坊的作品包括《影癡謀殺》《你我他》《哎,偵探物語》《減肥》《阿姆斯特壯逃離月球》之導演;擔任《春光進行曲》《無可奉告》《Initially》《你我他》《哎,偵探物語》

《阿姆斯特壯逃離月球》之演員



涵：當初為什麼會加入山東野？那時候的狀況？

瀚：最早的團員是同屆的高中同學，我們都在戲劇社，其中好幾個天才型的學生在推甄階段已考上大學，入學前的這段空檔，他們創了山東野表演坊，而且八月就在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廳演出，我那時在準備大學聯考，很羨慕他們可以盡情做戲。真的進入已是2003年，當年創團的團員面臨就業的生涯規劃，山東野也開始面臨瓶頸。那時我決定延畢，回花蓮準備研究所考試，他們就來找我幫忙。我很開心有可以實現夢想的機會，那時我們按往例到學校招募團員，恕涵就是那時進來的。印象中恕涵是來應徵演員.....

涵：你錯了！你錯了！不是演員，我是全部都填，導助、技術、什麼都填！

瀚：個子小，乾巴巴，面試或表演都沒有特別出色，但就覺得她會很認真投入。恕涵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當年排《春光》一場離婚的戲，前面怎麼走忘了，但一排完她就說不想再排了。接著大哭，說好可怕。

涵：我完全沒有印象。

瀚：在松園。

涵：沒有印象。

瀚：我對那件事印象深刻。在高中時期，以自己對劇本的理解，排練時就可以達到某種狀態，自我摸索的能力十分驚人。很奇妙，那兩三年招募的團員漸漸聚集成山東野的第二個世代，一起工作了五年。當時大家都不是很有經驗，沒有人導過戲，我只能假裝自己會，然後當導演。帶著他們做一些似是而非的練習。排練通常在花蓮高中的地下室，排戲前我會要求他們「貼牆」，所有演員都得貼著牆面半小時，但到底要怎麼貼？怎麼調整？做這個練習是為了什麼？我當時也不知道。當然也有人反應說很難受耶，真的要這樣嗎？我就會很肯定地說：「是的，這樣你們才會進步！」因為都不懂，所有的事情都是土法煉鋼。記得那時借了花蓮港的某廠房當作道具工廠，大家還很高興。但所有技術人員都是高中生，不能騎機車，所以每天就從市區騎單車到花蓮港，如果油漆不小心買錯，還得再騎單車回市區換。現在從製作角度看很瘋狂，我們讓大家很沒有效率地做事情。

涵：那裡超熱，像烤箱。

瀚：非常熱，鐵皮倉庫吧，就這樣一個多月把道具做出來，畫了很大的佈景。不過畫好了才想到搬運的事情...弄得七手八腳很狼狽，但是大家很開心。我覺得花蓮的學生做戲有一股韌性跟傻勁，到後來我真的到職業劇場工作，有時候會莫名其妙冒出那種：「一定有辦法」的念頭時，就會想起那幾年在山東野的大家。

瀚：你呢？你覺得在花蓮和台北做戲有什麼不同？

涵：很不同。在台北，想做一齣戲，就找人做，好像隨時有人可以合作。回來花蓮，一樣雄心壯志，卻處處碰壁，才發現不是只是自己想要做戲就可以做戲。而且也是剛好再次面臨大家各自畢業了，各自有生涯上的選擇。感覺就是再一次，重頭，然後又再離開，卻又有很多很多的期待放在我身上。製作《阿姆斯特壯逃離月球》（2013）是想逃離放棄，還蠻難過的。去年遇到公園好朋友之前，我已經想把團收起來了。

瀚：我一直覺得你的作品很反映妳的狀態，我看妳，覺得有三個不同的階段，比如入團第三年創作《影癡謀殺》（2008）的階段；台藝大時期創作的《減肥》；以及《夜市劇場》及《夜遊》的這個階段，妳是否在創作上會開始覺得有把握？這些不同的階段是否有共同關心的主題？

涵：沒有耶，我到現在還是沒有把握。知道越多越害怕。早期山東野時期，可以憑著直覺很勇敢就決定。之後想知道更多，就去考台藝，也比較知道導演要怎麼樣才是足夠，發現山東野只是大家玩在一起。但夜市之後又是完全不一樣，完全綜合了之前的知識，卻又在完全不一樣的空間與環境。

瀚：我的製作階段跟妳有點像。在台北工作的這幾年，可以摸索出某些演出製作工作的既定邏輯。而那個邏輯是依著台北的藝文環境長出來的。

在台北，一位導演要找專業的演員、設計、場地比花蓮容易太多。妳後來做夜遊我很喜歡，是因為這個作品的邏輯是另外一套，依著花蓮的環境長出一朵新的花，看著她就逼得我開始想，什麼叫「專業」的演員、燈光或舞台，這套既定的邏輯真的是做戲必要條件嗎？

像夜遊這樣的戲在其他的城市反而不會出現。當然從現在看到夜遊和福品陸續被創作出來，似乎很理所當然，但前期的摸索和資源匱乏，很難讓創作者一直去挑戰環境。妳能留在花蓮很重要，但為什麼會做這麼沒有道理的決定？我總覺得妳內在有一個東西讓自己無法離開花蓮。

涵：我也只是為了愛。（編按：怨涵的先生也是花蓮人）

瀚：請問對談的時候我可以罵髒話嗎？（編按：不行）

涵：那你在花蓮印象最深刻的事？

瀚：很難有一個具體事件，但感覺最好的是在排《無可奉告》（2006）的那年暑假。在郭子究音樂館吧，某一次排練休息時，坐在木地板上，抬頭看那一大片湛藍色的天空，你突然很清楚自己在花蓮，跟著一群人，一起努力。那年演出前還煞有其事地去瑞穗集訓，都沒出去玩，就在民宿裡的大通鋪，大家一到行李放好，就開始排戲。

涵：那房間其實很小耶。

瀚：真的，要把床和傢俱都移開才有空間排戲。而我們那時能有多專業？不過大家還是拿著劇本排戲，仔細做筆記，彷彿多麼認真排戲，但每次上台一演，還是都一樣。逼得我每次得絞盡腦汁找出這次有哪裡不一樣，來鼓勵演員。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幾年，每一年的夏天，那個溫度，那個天空。

涵：天哪！好青春，從你口中聽到這句話。

瀚：後來工作上很疲憊時，就會想到那幾年。在花蓮的青春劇場人，雖然都是非本科系出來的人，但都熱愛劇場。或許沒有1980年台灣小劇場那麼幸運，有大的時代背景支撐他們持續發展，但這群人對花蓮而言是獨特的存在。大家後來走的路各有不同，有人搞社運，有人嫁去美國，當華碩工程師，回部落，念台文博士班，我2008年離開花蓮，因緣際會進入劇場，但能留下來持續努力，仰賴的還是山東野那幾年的養分。

涵：你什麼時候會回花蓮？

瀚：這會回到很實際的討論（笑），目前花蓮環境無法支撐專職劇場藝術行政的生存。但反過來說，我也好奇妳在沒錢沒人的環境下怎麼有辦法繼續創作？為什麼有動力做戲？

涵：我就是不知道才做啊。

我覺得社會上有太多值得我們去關懷的事情，朋友們中岳、瑋傑都好認真地在做，而我常在想，自己有什麼可以對社會付出的呢？我想就是用劇場，用創作去提醒大家美好的事情，是一種溫柔的提醒。



潘姿彤

《福品旅店》劇場演出排練助理
2016 東華大學藝術中心《玩藝》藝文期刊 主編
2016 104+ 夢想搖籃，菜市場革命計畫《又攞來啊!菜市場》執行製作
2015 山東野表演坊x公園好朋友《夜遊Night Walks》公關宣傳

溫孟軒

《福品旅店》劇場演出宣傳行銷
2016 兒路創作藝術工寮赴紐約
2015 法藍瓷夢想計畫《走! 演藝
2015 山東野表演坊x公園好朋友

公園好朋友 三人對談

以學生身分，「公園好朋友」劇場行政團隊
一起協助「夜市劇場」(2014)幕後工作
進一步與山東野表演坊共同製作「夜遊」(2015)
創造出勾人心弦又難以忘懷劇場演出
此次再度攜手打造新作
彼此的期待又是什麼？

李沛潔

《Passport to Taiwan》臺灣巡禮舞者
《菜市場的故事》平面設計統籌
《夜遊Night Walks》刊物紀錄

《福品旅店》劇場演出財務票務
2016 《山海之間·轉跡》金工展 執行製作
2016 104+ 夢想搖籃，菜市場革命計畫《又攞來啊！菜市場》舞台總監
2015 山東野表演坊x公園好朋友《夜遊Night Walks》財務票務

溫：熱愛劇場的你們，從西部來到花蓮之後，怎麼持續或接觸劇場呢？

潘：其實我到花蓮之前，並不知道自己很喜歡劇場。我反而是來到花蓮之後才知道戲劇的。當時進了東華，有堂通識課與「表演工作坊」合作，分組帶領我們製作一齣戲，也是在那時候認識怨涵還有文瀚，所以「山東野表演坊」是我與劇場交往的開始。

沛：我也是到了花蓮之後才接觸劇場的。我對戲劇一直不瞭解，當年是潘姿彤的話劇社在求救，需要有人幫忙做舞台，覺得自己很閒就去幫忙了。也才知道做一齣戲要接觸很多人，很多很有趣的人，好高興，瞬間解放自己。

（ 彭插嘴：話劇社都是神經病 ）。

花蓮其實很棒，劇場票價很便宜，每次都是台北的七折或五折，超級便宜。還有場地也都不大，看表演可以離舞台比較近。

潘：你們覺得第一次製作《夜遊》時，跟第二次《福品旅店》有什麼不同？

溫：做的事情不同。不同的挑戰，不同的挫折感。但在面對挑戰時，比較有調整的勇氣。第一次覺得自己快要消失在世界上，再也沒有人要用我，只想逃避，不想面對。

沛：沒什麼不同。

（ 眾人提醒：售票系統不一樣啊！ ）

喔對，售票系統，Accupass好難用！這次沒有善良的兩廳院建仁先生可以協助我們調整座位安排。兩廳院是專業的藝文售票系統，但Accupass的設計傾向為了活動演唱會，座位數、時段安排的設計都很不一樣，常常不知道如何設定。

沛：那麼《夜遊》與《福品旅店》共同的地方？

沛（自問自答）：為了省錢，兩次都要自己折所有的DM（註：兩千份）。

溫：都需要很多錢，沒有錢事情都做不好，原來錢這麼重要。

潘：要去拜訪街坊鄰里，變成好朋友。

溫：對劇場曾經有想要放棄或覺得很挫折嗎？

潘：在做《夜遊》的宣傳時，有一夜寫新聞稿實在太挫折，在阿江豆花都快哭了，就覺得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些，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會。

（ 溫插嘴：對你那時寫得很糾結！ ）

熬過之後，就知道自己的角色了，知道自已的位置。但過程就是很痛苦。

沛：最挫折是一開始做畢製時，他們在講劇場的事情我都聽不懂。我連平常的劇場都沒看過，哪知道什麼典型非典型的的不同？

（ 潘插嘴：妳像海綿般吸收 ）

他們每次在聊什麼都不知道，什麼春水秋水？

（大家愣住，潘插嘴：是《白水》（臨界點劇象錄的演出）嗎？）

他們在討論時，我只能笑、安靜、打電腦。那時每週都規定自己要找案例看，回家就上網找劇場相關資料，結果看到一些成人劇場的東西。

（ 大家再愣住，是那種成人劇場嗎？ ）

還有，《夜遊》志工開始運作時，我沒想到有這麼多人，突發狀況很多，記得那時忍不住怒喊：我不要！我不要做了！我不要！當時是潘姿彤勸我，就只有我們了！再堅持一下。

（ 溫及潘一起插嘴：這是友情耶！ ）



沛：你會怎麼形容這次《福品旅店》的工作團隊？

潘：很像一群催狂魔或是幻形獸。在福品裡，全部人變成導遊，或是旅行社。而在《夜遊》時，就像是夜裡流浪的人。明明是做戲，又能抽換不同的身份。

溫：好難形容。很像是住在福品旅店的人？很像一棵大樹，在那邊都不會動，但卻能帶給這個地方很多影響力，也不是覺得自己很巨大，就是安安靜靜地。

軒：連續參與了幾次非傳統劇場空間的演出，你們對典型非典型空間的看法？

玆：都很喜歡，因為兩者感受不一樣。在非制式劇場的空間中看戲，像是遊戲的感覺，新奇有趣，也跟自己比較相關。而在制式的劇場中，看舞台上的演出，會覺得知道劇本方向，可以安心欣賞完一齣戲。但兩者的行政方面想的是情完全不一樣，時間還有工作安排也都不同。典型的劇場要有導演劇本，演員及設計都照劇本走。但非典型的劇場，隨著場地的不同，需要演員的臨場反應，製作期程也比較不精準、更跳躍。但跟人更接近。

潔：因為我之前根本沒接觸過正常的劇場，所以現在反而對典型劇場比較有興趣。想看舞台內部的裝置，燈光的調配。在非典型的空間演出，反而不新奇了。

沛：目前為止，在劇場遇到最深刻的人或事？

沛（自問自答）：《夜遊》時有觀眾忘記帶票，他堅持他用信用卡已買票，還說自己是醫生，還要出示證明嗎？

潘：《夜遊》結束時，訪問相關的屋主或其他人，都很開心地說我們這一群人在做這件事。Chocho老闆還說：以前不知道你們為什麼叫做好朋友，原來你們真的就是把大家當成好朋友在看待。那種被肯定，被記得的感覺很好。

溫：最深刻是自己想法上的改變。以往跟人溝通時，以前很習慣是二分法的對或錯，現在知道他人給回饋時，有時雖然是發現不好的地方，但其實可能是一種肯定。

潘：那做完這次之後，覺得會獲得什麼禮物或傷痕？

溫：學到如何跟人相處或讓更多人相處的方式。《夜遊》的經驗，讓我了解，即使原來沒興趣的事，若是有趣的經驗，大家其實還是都很願意付錢買票看表演。因為我自己的部落很破碎，總是在想什麼方式可以讓大家都可以參加的，把大家都沒有興趣的事，例如農業可以怎麼改變，到底怎麼樣把沒興趣的事變成有興趣的。自己是幕後行政，經歷一般人都不會特別涉獵的生態，讓我學到原來可以用一些方式讓大家都可參與其中。

沛：體會最多就是如何策劃一個活動的流程，經歷這一些如此變動的過程，再回頭看看校內的活動，就覺得不會害怕，比一般人更有經驗，有種開竅的感覺。

潘：之後還會想留在劇場這個領域嗎？

沛：沒想過。（眾人：咦？）

它已經是生活的一部份。（眾人：哇！）

因為以後進入正式的工作職場，應該不會往劇場走

（眾人：ㄟ？）

但它就是生活的一部份。而且戲劇可以帶入各種場合，各種展覽或拍賣場。

如果大家還願意找我回來幫忙。

溫：當然會想啊，也怕自己會走不開。太有吸引力，想要看更多東西。如果有離開的時候，那也是因為想學更多東西，然後帶回來，讓身邊的事情能夠更好。

/ 甫加入團隊的新血，對做戲的感覺？ /

林敬耘

《福品旅店》劇場演出排練助理
2016 大鄰小劇《夢遊》編劇、導演
2015 彰化縣國際公共藝術創作營
《Eternity》藝術家助手
2013 林文海《照見》美術編輯

古珮辰

《福品旅店》劇場演出行銷宣傳
2016 大鄰小劇《夢遊》執行製作 / 排練助理



林：劇場對你來說？

古：好奇心可以殺死一隻老鼠的話，那劇場對我來說就是隻大貓。我其實對任何事物都很容易感到有興趣耶，好奇心可以驅使我去做很多事，甚麼都想去碰一點學一點，但是獲得不到成就感的時候很容易就心灰意冷想放棄，唯獨劇場阿，就算抹了一鼻頭灰還是想要繼續做欸！

古：在花蓮做戲對你來說感覺怎麼樣？

林：劇場是人，戲是人生。（古：裝什麼裝）我在經驗0的時候編導了第一場戲，還是非典型，就是在民宿演出的《夢遊》，那真是非常... 措手不及的決定。其中最痛苦的大概是，現實把夢殺死了，還在腦中就死了。想做一場理想中的戲比以為的還難很多很多，真的要有超強團隊和資金，對，重點是資金，還有一個會引導的導演。花蓮的劇場圈子好小，小到很可愛的程度，我認識你，你認識他，她認識你，我認識他，然後我幫你，你幫她，他幫我，她幫他。雖然沒試過，但在台北做戲應該沒有這麼可愛的氛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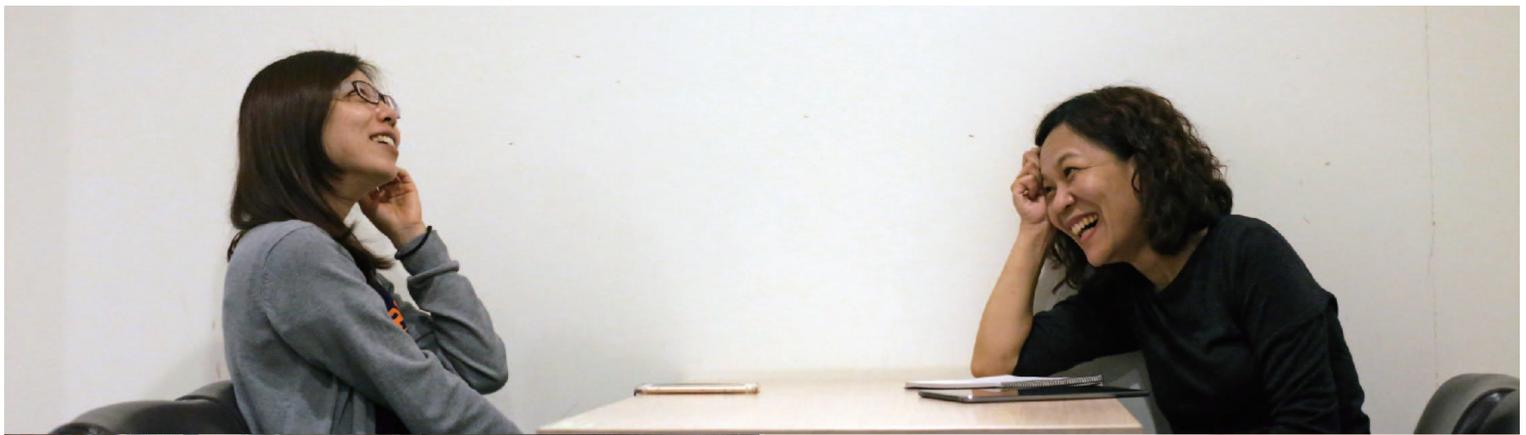


黃瀟瑩

現任 福品旅店經理
2012 鄭敦宇律師事務所 助理
2006 喜臻藝術精品飯店 櫃檯接待員

劇場來到旅館

／黃經理與劇組的對談／



劇組：請問對『福品旅店劇場演出』最期待的是什麼？

黃：觀眾的反應是如何

劇組：請問對『福品旅店劇場演出』最害怕的是什麼？

黃：原本老客人的反應是如何

劇組：請問福品旅店的員工聽到要與劇場合作的反應是什麼？

黃：真的還假的？

劇組：當初為什麼會答應與劇場演出合作？

黃：主要是因為彼此有認識的人。

劇組：請問之前有接觸劇場嗎?感覺如何？

黃：之前應該是去台北藝術大學看過一場演出，大學同學在裡面演出，他頭髮剃光，畫了刺青，演痞子還是流氓的角色。那時看完對劇場的 feeling 就是『喔~~~恩!』。

劇組：有在特殊的空間看過任何表演嗎？

黃：忘了是在花蓮還是日本，有外國人在戶外彈吉他唱歌。花蓮東大門夜市也有舞台，很多人會在那表演。

劇組：福品旅店這棟建築之前到底是什麼？

黃：大三元酒家，老一輩的花蓮人都記得。全盛期是四五十年前，顧客都是老闆們，談生意找小姐，會過夜。大約二十年前改成中泰賓館，三年前福品團隊接手。

劇組：為什麼取名為福品旅店？

黃：福，是我爸爸的名字。品，是算命算的，因為我屬老鼠，會打洞，所以算命師說要找有洞的字。旅店，就是不想叫做飯店，也有點是因為潮流。

劇組：擔任經理最痛苦的是什麼？

黃：面對的都是收支數字網路評語，常常要跑銀行，還要經營團隊，分工合作，激勵員工。頗為吃力。懷念站在櫃檯的時光，可以真的面對人，而不是數字瑣事。

劇組：有最不喜歡的客人嗎？

黃：團客，以及團客的領隊。

劇組：經營福品最累是什麼時候？

黃：剛開始營運時，全家總動員，我跟媽媽每天一大早就起來煮早餐給客人吃。現在終於有人可以協助了。

劇組：在花蓮，像福品旅店這樣中型旅館有多少呢？

處在小型民宿及大型連鎖飯店之間，容易嗎？

黃：福品目前總共30個房間。花蓮像這樣大小的還有富麗等等，其實不太會被看見。但福品向來低調，很多計程車司機仍然不知道福品在哪裡。

劇組：與福品旅店劇場演出合作到現在，感覺如何？

黃：很熱鬧，好像從大學畢業之後就沒有這麼熱鬧了。



好的旅館需要內行的旅人投宿。

每間厲害的旅館都是主人待客之道的完美呈現。

在一次又一次的相逢、與一次又一次的離開之間，

我們請旅館從業人員提供關於住宿的資訊與建議。

住宿旅客 男女比例



訂房方式（電話/網路） 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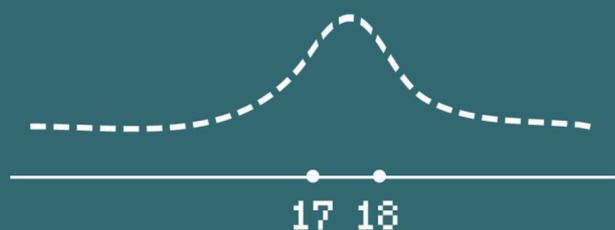
住宿旅客 最常忘記的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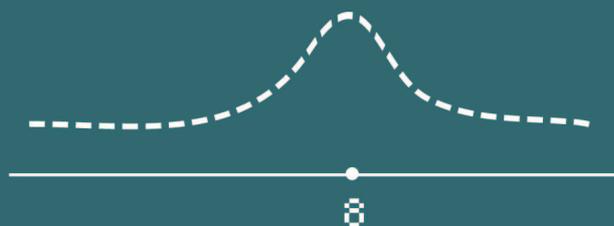
住宿旅客的 國籍



住宿旅客 Check in的尖峰時間



住宿旅客 Check out的尖峰時間



從旅館是遠方的家出發，
這次福品旅店劇場演出請來了專業演員，
喜歡表演的花蓮人、
剛返家的女兒、在學的學生，
邀請觀眾一起來思考世事如戲這件事。

無論怎麼樣的紛紛人生，
都可以在劇場的觀賞與參與中，
將人與人、人與生活的關係，
重新細細回味或再次滿懷期待。

Q：
對你來說，
家跟旅館的關聯是什麼？

毓淳：媽媽每次都說我把家當旅館，
因為實在太忙，
每天回家的時間就是洗澡睡覺，
隔天又要很早出門。

培蓮：逃家避難中心。

麗華：出去玩後總會回家。

舒勤：旅館是短暫離開家的方式。
沒有家人沒有朋友沒有伴侶，
以為全然屬於自己的時候，
又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誰，
然後開始找自己，
挖掘挖掘走到很遠很遠，最後找到家。
用旅館到家之間的路途，
找到與家相處的方式。

原良：忙的時候，家就像個旅店，
回家就是洗澡睡覺。

瑋傑：異地旅店和家就像影子，當走得越遠，
離家的距離越長，影子拉長的同時，
家的身影與思念也越形茁壯。

政樺：家是日常生活，離家出走住進旅店，
經常會讓日常變新鮮。

張麗華

自由攝影愛好者 現居花蓮，接拍個人寫真、個性婚紗，
擅長重曝、人像拍攝。
現任Kohi宅專業貓奴。

黃毓淳

安娜，本名是黃毓淳，台北人
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兩隻貓
我愛寶釵，喔對她是我媽。

安原良

劇場界的資深票友，
近年以各種撼動人心之演出重返劇場界，
炙手可熱。曾任報社英文編譯。





黃瑋傑

高雄美濃人，從事音樂創作與分享，
期望透過音樂將人與土地細微之聲，
帶到更遠更多地方。

賴舒勤

從畫畫開始寫字，失速撞上表演，
只因為需要大量理解自己。
畫畫像手心導航，寫字是自問自答，
表演是站在那裏微微發光。

人，巨蟹座AB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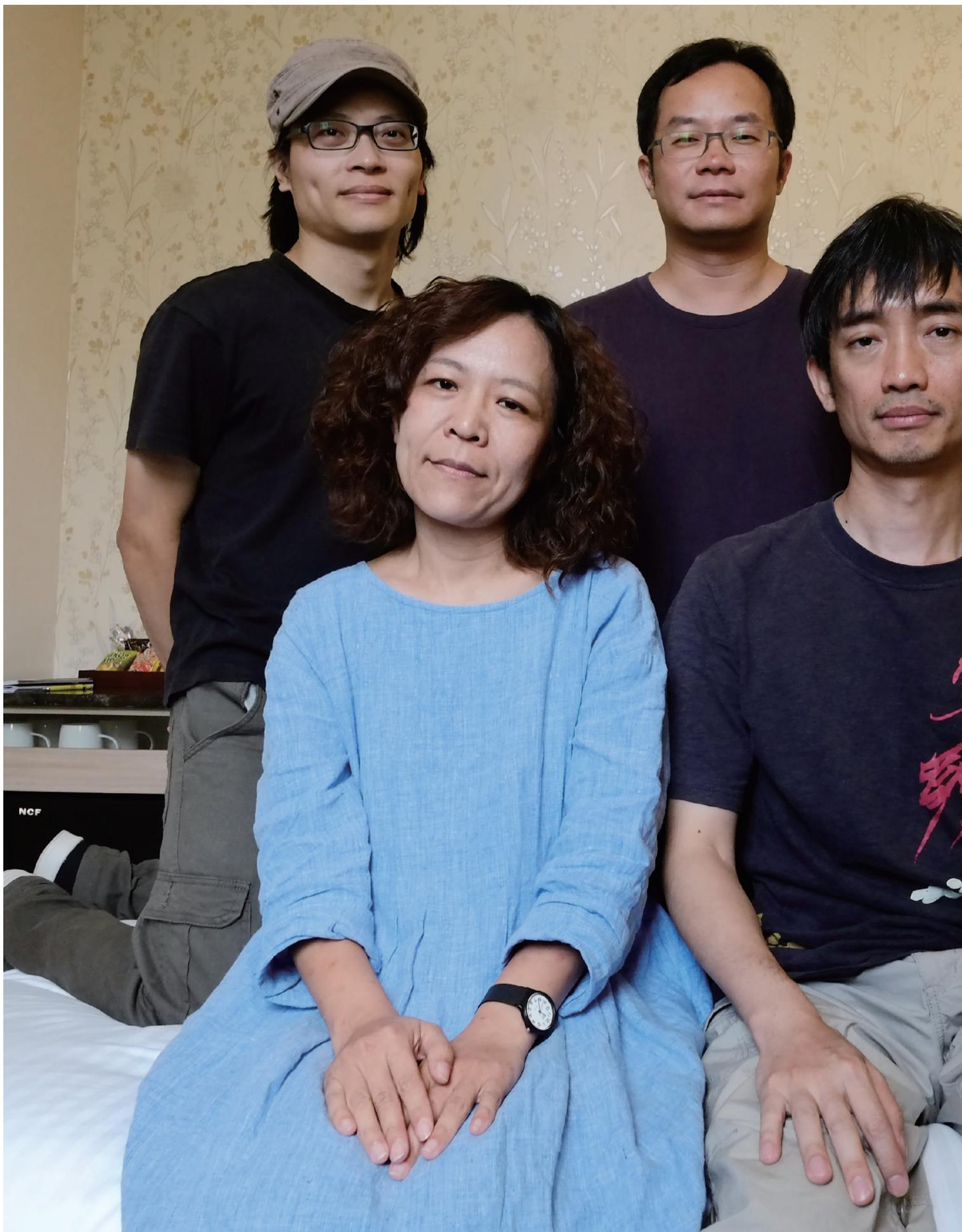
貓。

邱培蓮

算是花蓮人，現在是戲劇、美術孩子王，
跟你們一樣都中了劇場毒。

吳政樺

花蓮人，地方報編輯，曾於空軍飛官廚房服役。





Q：
你在旅館的特別經驗？

毓淳：之前在新加坡住過背包客站，當時床位在我斜對面的一位白人大叔，早上刷牙的時候跟我要了EMAIL，說他在台灣當過老師，但之後我們就沒有聯絡。

培蓮：2011年暑假與教會朋友墾丁遊，出發前新聞報導颱風將直撲，果然颱風嚴重影響當地，使我們無法外出，而這四天三夜都就待在裡面，吃、睡、吹很冷的冷氣、大夥搭配風雨聲彈吉他唱詩歌。受困的好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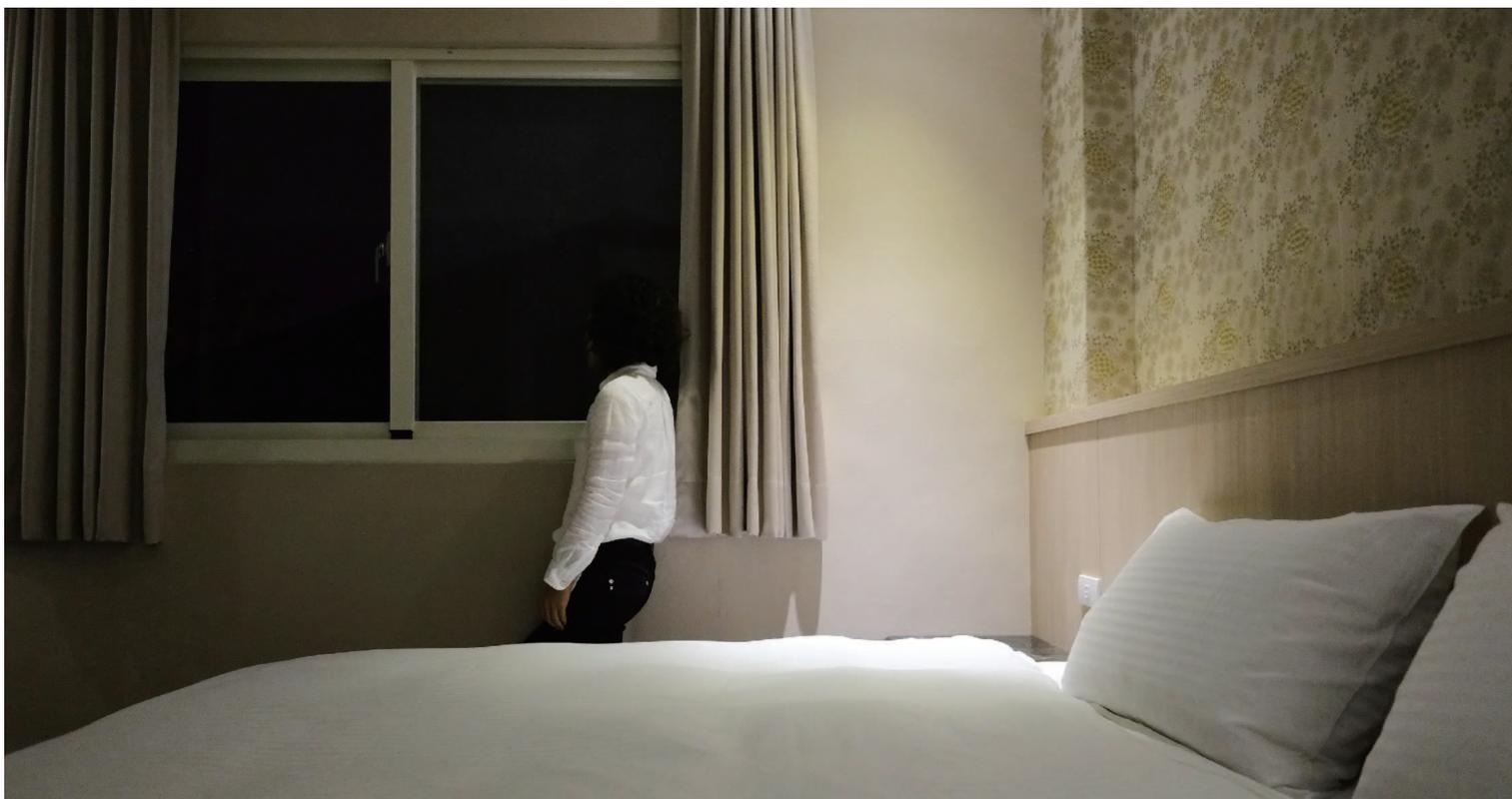
麗華：因為工作在五星級飯店住了整整一個月。

舒勤：一間朋友幫我付錢的房間，我一個人住進去，呆呆躺在床上，裸體走來走去。

原良：難得跟父親同睡一張床，半夜被他的鼾聲吵醒，頭昏眼花之際，看到年邁的父親熟睡如嬰兒，摸摸他的頭髮，也是柔細如嬰兒。

瑋傑：有次異地旅行的其中一夜，落腳在沒供電的偏遠村落，晚上開著頭燈隨手寫札記，伴隨外面街上轟轟的發電機聲響，突然意識到，好像連多想什麼孤獨恐懼的，都會在只有一個人入住的空蕩旅館產生回音，關了頭燈便匆匆入睡。

政樺：曾扛著幾袋書，在考前一晚住進考場旁的旅館，帶去的書一本都沒打開，這一夜我躺在軟床上，睡得格外香甜。



而在旅館房間中
觀眾不在劇院座位上，

今夜我們看戲，
不是坐在劇院座位上，而在旅館房間中。
看一場家庭戲。

旅館，劇場，家庭，
都成為給予他人休憩、和緩生命之疲倦，
或期待於其中獲取抒解情感之苦。
人生如此挫折失敗夢想，
進駐旅館，參與劇場，
期待能得一點體悟，
得點力量往前走。

《福品旅店》劇場演出，
是為了切實地呈現旅館、劇場、家庭
都是陪你一段。
眾多人物與空間在此一體共通，
我們自此片刻成為盟友，
或者孤獨天涯。
因此，縱使我們在旅館中，
卻從不否定劇院舞台是看戲的焦點。
唯有苦心經營的戲劇結構，
才有可能牽動彼此的心，
形成某種懸念。
然後，我們才能知道在這些情節裡頭，
在起伏跌宕的《福品旅店》一晌共處之後，
仍有溫柔的日常生活要過下去。

山東野作品清單

1999年 首度公演《一夫二主》

2000年《理想丈夫》

2001年 花蓮縣文化局核准立案成功!《我們都是這樣長大》

2002年《不可兒戲》

2003年 SARS疫情爆發，停演一年。

2004年《約翰與喬》(黃文瀚加入)

2005年《春光進行曲》(曾恕涵加入)

2006年《無可奉告》

2007年《影癡謀殺》

2008年《華里耶傳奇》《Initially》

2009年《素描 | After?》《你我他》

2010年《紀》

2011年《哎,偵探物語》《減肥》

2012年《WWW點小三點同樂會》

2013年《阿姆斯特壯逃離月球》

2015年《夜遊 Night Walks》